

岁月

言和平

岁月剥离了华丽的色彩，
露出赤诚而裸露的靈魂。
当黄昏临近的时候，
你忧伤地歌唱晚晴。

独自坐在湖边，
轻轻拨弄着琴弦，
那悠长的旋律，
是你拨动心灵的颤动。

在那些痛苦的日子，
你曾经相信天命。
将古老的书籍翻了又翻，
仍然找不到自己的天秤。

当灵魂开启的那一刻，
你耳畔响起先哲的叮咛：
看狂风吹过山石，听大海卷起涛声，
没有千年的毁灭，
哪有万年的重生！

哦，你终于明白了，
世界没有一条平坦的道，
人生既有风雨也有歌吟。
痛苦与悲伤，停止与前行，
都在一念之间形成。

岁月是那伟大的琴师，
他的手指总在挥动风云。
人生的起伏跌宕，就在那不断拨动的旋律中。

随笔

雨中独步上丘山

黄三平

初夏的周末，微雨如丝。久未外出，尽管天气不太好，我还是想出去走走。友人青姐有意过来一起出去，问我打算去哪里，我说并不是去什么景点，就去野外看看。青姐后来说，她接到加班任务，走不了了。于是我一个人出去溜达，是的，不去景点，就去野外漫步。

去野外行走，须得轻装自在，我穿了棉布裙，换了棉布鞋，撑着小雨伞，下楼出了小区向东而去，穿过东外公路，就到郊外了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，通向东郊的山村。小路边是一条水渠，沿线盛开着白色的小野花，那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花，长得半人高，绿杆绿叶，枝尖上顶着朵朵铜钱那么小的白花儿。成片盛开，在风中摇曳，自有生机勃勃之美。我不知这种花的名字，网上查了一下，应该是一种雏菊。年少时在故乡常见到这种花儿，却从未发觉其美妙之处，如今看到，倒觉得它自有天真烂漫的风致。

沿着小路往前拐个弯，只见路边种着各种蔬菜，菜株上结着青茄子、紫茄子、西红柿，豆角架上长了好多根青豆角，每根都约有两尺长，细长长长的豆角从绿叶间悠然垂下，让我想起幼时跟着祖母在菜地里采摘豆角的温馨场景。路边的斜坡上铺展着南瓜藤，翠绿肥大的叶子间窜出几朵南瓜花，是大朵的明灿黄花，甚为耀目。南瓜花不仅明艳好看，而且是别有风味的食材，记得小时候家里的房前屋后都种过南瓜，每到初夏，南瓜藤上便会绽放好多金灿灿的花儿。有些早晨，我会按母亲的嘱咐，欢欣雀跃地跑到南瓜藤中，摘下几朵带着露珠的南瓜花，交给母亲。母亲再把南瓜花瓣洗湿，蘸上米粉后加油煎炒，出锅后金黄香酥，特别美味。

过了菜地，路旁多是各种不知名的树，而行人却是极少的，甚是清幽。这条小路连着的村子，前几年搬迁，好些房屋都拆掉了，村民们大都搬进了东环线外的高层公寓，现在村子里鲜有人住，一路上只看到三两个过路的人。进去约半里路，看见路边立着一株高大的玉兰树，它高大的树干颇为粗壮，苍青的嫩叶间开着洁白的玉兰花，它的根部，则是一幢废墟的残砖瓦砾。玉兰树的主人肯定是搬迁进城了，而这株美丽的玉兰还留在故园开花散叶。

越往里走，地势渐渐升高，树木越发茂盛，高高低低的树，各种野草野花，是闪着光泽的青翠，是漫无涯际的绿。鸟雀在空中自在的飞翔，从这棵树落到那棵树上，蜻蜓或在空

杜甫想住的地方

梁瑞彬

历史的脚步停留在某一时刻，你总会兴逸逸飞，思接千载。

江堤如砥，逶迤迤迤连接天际，株洲航电枢纽，一坝横卧，湘江水一变而静若处子，一水如黛，这是初夏，这种静美，有一种致远的力量。

我驻足于株洲渌口王家洲的江岸，极目远眺，当天风送来无限的快感时，思绪纷飞，在历史的深处和现实的困境中，变幻交错。久久凝视，久久默想，千年的画面，飞入眼前。

一代诗圣，停舟坐爱，居然四次携眷登岸，在空灵岸徘徊留连。这是公元768年，杜甫在上溯湘江时仅有的现象。尽管他有“夜醉长沙酒，晓行湘水春。岸花飞过客，樵语留人”的感叹。也有过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的惊喜，更见到树蜜蜂乱，江泥燕斜的古镇美景，即便是登岳阳楼，谒屈子庙，拜天傅祠，在不胜低回之中，诗人对心生敬意的地方，都只有一次的拜谒，而唯独空灵岸，他四次探访，竟然产生想在此地“可使营吾居，终焉托长啸”的想法，造屋居住，以享天年。由此遥想，可见当年渌口湘江段，风物宜人，江山如画的景象。而诗圣杜甫的眼光，绝对的高格与准确。

宜居，永远是人类追求的平生目标。在我看来，山居并非理想之地，虽然有言“自古名山僧多占”，似乎有几分让人羡慕。其实，山高林密，虽有优质的空气，洁净的山泉。但高山最大的不足，除了道路的艰险，便是春夏的潮湿袭人，冬天的严寒难耐。所谓高山寺庙，真可谓“清苦之地”。

今年初夏，寻得一个机会，再度重游渌口。从伏波岭一路走来，山丘连绵，地势平缓，竹笠摇曳，林草丰茂，渌江与湘江交汇，水流映带，润滋万物。它是那种没有锋芒，内敛，含蓄的曲致之美，一股平和之气弥漫于这片天地之间，营造一种祥和安静的气氛。

水，滋养万物，包括人类。逐水而居，成为铁律。当在新疆吐鲁番，沿着坎儿井参观时，一面赞叹面对生存，吐鲁番人民不屈不挠抗争的伟力；一面也感叹吐鲁番人民生存环境的艰难。想想这年年降水量平均只有100多毫米时，怎么不感慨湘湘大地之于水，是多么的奢侈？

湘江永不停息的奔流，将两岸滋润的一片丰饶。在渌口村，数千亩的玉米，迎风飞绿，青纱帐里，几乎可听到拔节的声音，一群稚声稚气的孩子，正席地作画，喜悦，幸福，欢乐，都在他们一笔一画中流淌。这是多么快乐的图日，田园风光的美好，映衬着一张张欢笑的脸庞。道路两旁的鲜花，娇艳怒放，活活波波的开满一路，渌口的田园

水西花儿开

黄妮妮

毛主席说：“水口是个好地方！”而水西村，正如一朵明艳的花儿，在水口灿烂地绽放。

大自然的一切，都是那样清新自然、淡雅而不浓艳。田埂纵横交错，向远方延伸着，田埂两旁长满了绿油油的小草，小草抽出嫩嫩的芽儿，显得生机勃勃。原来暗淡、沉闷、萧索的乡村，便一天天地、亮丽、绚烂起来。

最招人爱的是，那乡间的花儿了，而且一年四季不寂寞。

春天像童话中的仙女，所到之处，万物苏醒。树木抽枝发芽，花儿张开笑脸，大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。道路两旁的青草丛中，点缀着许多五颜六色的野花，一朵朵灿烂无比。它们和谐共生，占一份地，顶一片天，尽情地绽放一年中生命最灿烂的光华，虽不及琼花瑶草，却也是五彩缤纷。

油菜花宛如黄色的琼浆玉液，从疏朗的树木丛林、从农家院落流淌出来，渐渐地，就迷乱了人们的眼眸，醉遍整个水西。走在村道上，弥漫在眼前的是连绵不尽的油菜花。一大片一大片黄澄澄的花儿绽放着，荡起层层金色微波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引得成群的蝴蝶在金黄的菜花丛中翩翩飞舞。再往前走，花儿排浪而来，有时，它会像瀑布，从高的山坡跌宕而下；有时，它是海浪，在广袤的大地上起起伏伏，掀起阵阵涟漪。它柔和地铺展在乡村的土地上，置身其中，仿佛置身在一幅广阔的画卷里。

水西的桃花是自带仙气的。桃树上的叶子还没长出花苞却布满了枝丫。花苞鼓鼓的，像要裂开来似的，有的才绽开了两三片花瓣儿，有的却开得红艳艳了，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十分有精神。粉红的桃花如少女羞湿的笑脸，美艳娇媚。它们向空中伸开四肢，那些粉红的花朵物饮着和煦的东风，这似乎是提醒着人们，春天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着令人惊喜的芳香。远远望去，那一株株梨树，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股股喷泉。雪白的梨花，像源源不断的浪花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跳跃着，飘动着，洁白如雪，银

是最美好的大自然课堂，在这里，心灵的熏陶，情爱的培育，审美的提升，品德的铸造，会在无声的滋润下，给孩子们一片阳光的天空，而孩子们的欢笑，更是闪烁一片未来的希望。和我们一道而来的80多岁的画家萧沛苍，站在这些未来之星中间，脸上洋溢青春的笑容。

此后，湘江陪我们一路北上，她的温柔平静，更是催生出一幅幅美好的画面。

那日中午的骄阳，并没有阻挡大家奔赴桃花源的热情。鹅黄，猩红，青翠，那些并不规则，个头很小的蜻蜓，却有极好的口感，甜丝丝，脆生脆生，竟成杨梅蚱蜢声国内外的特色产品，一业而生富小小的村庄。

王家洲，更是山水的佳构，最美的乡村。从这里无须远望，便可见当年杜甫想住的地方。湘江河流的这一段，它不是奇山异水，摄人心魄的那种，她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那种，平静中显出高贵，苍水中露出雅意。在缓缓流淌中，显示出从容，闲适，舒畅，真是现代生活难得寻求的境界。

王家洲的静谧，又决不是桃花源式的隐逸，它虽无车马的喧嚣，但却有电商的通达。它虽无农耕时代的古意，却有世道人心的善念。当我得知村里多年几乎无刑事案件，不由得更生敬意。

毋庸置疑，田园审美，已经从许多人的脑海渐行渐远。都市繁华，陆离，新奇，异质，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审美新宠时，的确需要一种呼唤，王家洲这样的村居，他所集合的元素，把悠久的历史与现代农耕有机融合，其幸福指数，将会成为人居环境的高地，成为一种新的幸福宜居的指向。当我获悉王家洲在近期将建设“乡村美术馆”时，我不禁不住拍案叫好，这个美好的创意付诸实践时，它将会辐射湘湖大地甚至更远，成为千万学子一个重要写生基地。我当然希望由此产生许许多多优秀的画家，但我更看重的是，它能给时代注入一种新的美学观念，引领时代新的风尚。

光阴百代，湘水不废。我又一次想起杜甫，他在湘江上的逆旅，是在“安史之乱”已经平定2年之后，因北方仍然军阀混战，诗人想北归的愿望不得实现，只好溯湘水而上，投靠亲友。在这无奈的选择中，我想此时，离乱之人对和平，更是有了一种超乎想象的渴望。尽管其时的渌口也处于战后创伤未愈的状况，但我相信杜甫一定看到这片土地内蕴的平和祥瑞之气，他的选择，已经被今天这些沿江村庄的事实所证实。我们只能感叹，诗圣如果他能活到今天，则一定会系舟登岸，安居这风物宜人，物丰水美的渌口。

03

株洲日报

文艺

2023年6月11日

星期日

责任编辑：朱洁

美术编辑：言岚

校对：谭智方

有奖征文



一个残疾孩子的梦想

张雨倩

在我们小区，我常常可以看到那个少年的身影。他大约十三四岁，眉清目秀，颇有些腼腆。不笑的时候，神情是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忧郁；但他笑起来，也是一脸阳光。可惜，他只能坐在轮椅上。

(一)

阳光灿烂的日子，他一定会坐着轮椅外出“散步”。偶尔，一个慈爱的中年人(大概是他父亲)，推着他也不紧不慢地踱步，时不时地俯下身去和轮椅上的少年小声说着什么。更多的时候，少年独自驾驭着“坐骑”，熟练地在人群中穿梭、刹车、转向非常灵活，仿佛一位技术娴熟的“司机”，有板有眼且一丝不苟。

这儿是老式小区，谈不上什么“无障碍设施”。因此少年时常会遇到一些行进中的困难。有一回我就看到，少年的轮椅欲从人行道直接到马路上去，其间的“坎子”很陡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旁边一位老者正准备上前帮忙。可少年潇洒地摆摆手，只见他催动车轮缓缓向前，临到陡坎处身体稍稍腾空，车轮凭借着惯性冲到马路上，这才稳稳地坐下，前冲之力巧妙地得以缓冲。周围人齐声喝彩，老者更是伸出了大拇指。少年越发兴奋，用力拨动车轮。一阵风似地去了。我不禁想到，如果他双腿健全，恐怕正生龙活虎地与其他孩子一样。有时命运真是叫人难以琢磨。

(二)

一次加班回来很晚，小区里路静人稀，路灯发出昏黄暗淡的光。我急急匆匆赶路，猛然看到另一条小道上隐约有“人”驾车“疾驰”而过，银光闪闪的钢圈飞速旋转，齿轮发出咋咋的节奏声。

定睛细瞧，竟是坐轮椅的少年，他坐在轮椅上“驰骋”着。突然，轮椅被路上的石头给绊了一下，整个儿腾空飞起，少年尖叫一声，重重地摔倒在水泥地上，轮椅飞出去老远，翻覆在路边，轮子空自转个不停。我赶紧跑过去将他扶起来，他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问他伤到没有，他指指膝盖，哎呀，左膝处的裤子磨破了，血肉模糊。

我扶正车，将少年稳稳地抱上去，推车到社区医务室包扎。他驾车到社区医务室包扎。边走边嚷：“你看你，晚上干吗出来，多不安全。再说，那么快干啥？很危险的。”少年奔

征稿要求

1. 除诗歌外题材不限，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2. 文章要求真情实感，见人记事，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，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3. 投稿邮箱：420918118@qq.com。
4. 奖项设置：一等奖1名，奖金3000元；二等奖2名，奖金2000元；三等奖5名，奖金1000元；优秀奖奖10名，奖金500元。
5. 活动时间：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